

郑振铎 / 著

中国文学研究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郑振铎 / 著

中国文学研究

（下册）

目 录

中国文学研究(下)

第四卷 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

跋图书集成词曲部	5
跋嘉靖本篆文阳春白雪	12
诗余画谱跋	16
宋金元诸宫调考	18
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	129
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	157
明代的时曲	169
跋挂枝儿	174
挂枝儿	180
跋山歌	182
白雪遗音选序	185
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	188
再论民间文艺	203
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	207
佛曲俗文与变文	211
佛曲叙录	213
从变文到弹词	243
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247

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	255
螺壳中之女郎	259
中山狼故事之变异	261
榨牛奶的女郎	263
韩湘子	267

第五卷 中国文学杂论

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卷头语	271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273
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	299
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	303
论文字的繁简	308
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题辞	312
我们所需要的文学	317
迎“文艺节”	325
谴责小说	329
论武侠小说	333
寓言的复兴	338
经书的效用	342
林琴南先生	345
梁任公先生	360

第六卷 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399
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435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	467

中国文学研究

下

第 四 卷

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

跋图书集成词曲部

近来颇有一种风气，对于清代“御纂”的书，每喜加以夸大的鼓吹和引用；《四库全书珍本》的刊行，便是一例。这和夸大蒙古帝国的战功同样的可笑；他们根本上已经忘记了我们汉民族在那时候也是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同样的，《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也是我们所应掉“一把辛酸泪”的；有何可夸耀的呢？

对于《图书集成》，明钞暗袭之者尤多。一般纂书的人，好走捷径，不查原书，便找到这部“万宝全书”的《图书集成》，以为唯一的“资料”。而不知从此“间接”的来源撷取而来的东西，根本上是很不可靠的。曾见有一部什么通史，除钞“九通”和《图书集成》外，几无所有；却也竟是一部流行颇广的“著作”；有的著作中关于“词曲”的一部分，几全部从《图书集成》剽窃而来，却不知《集成》的不大可靠。从前看到这书，久欲一吐此意。为了免除以后的更多数的作者们以《集成》为取材的“万宝全书”计，实在不能不将其中的牴牾处，疏漏处，谬误处，一一为之指出。

这工作诚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概。对于自己熟悉一点的，还是“词曲部”。便从“词曲部”说起吧。——还有，关于机械工程的一部分也错得太可怕；把齿轮竟画成了圆轮了，机器如何还会转动呢？“贻误苍生”，莫此为甚！他们是连钞书也会钞错的。对于这，我也将有一篇批评，继此而刊出。

“词曲部”占着《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五十六

卷，凡十四卷，篇幅并不算多，疏谬之处，却触目皆是。

“词曲部”汇考凡八卷，占全部篇幅的大半。我们看这八卷采录的是些什么呢？

关于“词”的，有：

（一）王灼，《碧鸡漫志》（凡一卷，《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末并有评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详雅，可与段安节《乐府杂录》并传为词林佳话”）；

（二）都穆，《南濠诗话》“调名”一则；

（三）杨慎，《词品》三十四则；

以上均是关于“词”调名称的解释的（均见《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四）《三才图会》《诗余图谱》（凡三卷，即《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七卷）。

关于“曲”的，有：

（一）陶宗仪，《辍耕录》“杂剧曲名”等三则（《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二）《啸余谱》，“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及其下“群英所编杂剧”名目，凡一卷（第二百四十八卷）；

（三）《啸余谱》，《中原音韵》，凡一卷（即第二百四十九卷）。

又《啸余谱》，“务头”以下（按即《中原音韵》之下卷）凡一卷（第二百五十卷）。

所谓八卷的“汇考”，不过是如是寥寥的几部书！“总论”所采录的，计有：

（一）张炎，《乐府指迷》；

（二）陆辅之，《乐府指迷》（末有评云：“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著也。若新巧清丽，是册亦

未可少”）；

（三）涵虚子，《词品》（评诸家词）；

（四）附王世贞评明代诸词家；

（五）徐炬，《事物原始》“词”“曲”二则；

（六）吴讷，《文章辨体》“近代词曲”一则；

（七）徐师曾，《诗体明辨》“诗余”一则。

（以上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又文艺所采录的，自唐、沈朗的《霓裳羽衣曲赋》，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以下，凡文、诗、词三十篇（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文学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为“词曲部”的“纪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二百五十六卷为“杂录”。这两部分琐细过甚，来源过于复杂，要清理是必须费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补、纠正，也非数日之力所可能；在这篇批评文字里决不能细加批评，故姑且不提。

但仅就“汇考”“总论”及“文艺”三部分论之，可议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

最不能原谅的一点是，编者取材的简陋与疏忽；忽略了（或未见到）第一道的来源而采用了辗转抄袭的简陋的著作。如关于“词”，张炎的《词源》，陆辅之的《词旨》均易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附于《花草粹编》后。《诗余图谱》，为张綖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较易得者为新安游元泾刊本；汲古阁刊本。）今《集成》乃独从《三才图会》录得《诗余图谱》三卷，可谓“间接”的了；而《词源》一书，乃混名为《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乃亦混名为《乐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则独遗之。此可见编者未见原书，而徒知从明人的很简陋的辑本里间接取材（盖系从陈眉公《秘笈》

本之误。《秘笈》总名《乐府指迷》，而以《词源》为上卷，《词旨》为下卷），故致杂乱无章如此。关于“曲”，更是可笑了。仅知从《啸余谱》录得《太和正音谱》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目未睹原书，故遂致“支离破碎”，不堪一读。涵虚子《正音谱》腰斩了大半，而仅录其“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与“群英所编杂剧”名目。至《中原音韵》则割裂讹误尤甚。编者全录《中原音韵》的关于“韵”录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语作词起例”，则照钞《啸余谱》，目曰“务头”，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韵》之文。此全缘“间接”取材，故遂讹误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虚子《词品》，原为《正音谱》上卷的一段，名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集成》编者乃别列之于“总论”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为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泽民辈，凡百五人，不著题评，抑又其次也。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辈俱不得与，可谓严矣”等语。涵虚子竟会这样的自评自赞么？初不明白编者为何如此妄改，妄增，后乃知仍是间接抄袭，并非编者的自作聪明。原来这一段文字，乃是从《欣赏曲藻》上钞过来的；故竟“张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拢统的归到涵虚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这一段文章“引”作涵虚子说的，岂不“贻误”读者么？所附王世贞的评明代诸词家也仍是从《欣赏曲藻》而来。却更大误。原来这一段也是《正音谱》之文，而竟被缠到王世贞身上去了。

关于研讨“词”“曲”的起源，只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寥寥数则，而不知从更早更好的来源里去找，也是谥陋得可笑。

其次，可议的地方是疏漏。抛弃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许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关于这一点，也说来话长。“词”的一部分，在陆氏《词旨》后，明明的说“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

迷》”之后，而沈氏的《指迷》却不见采录（此等评语也是照钞他书的）。只录《诗余图谱》而不录《词韵》一类的书，不知何故。至于曲韵，却又全钞《中原音韵》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编者仿佛只知道世间有北曲而无南曲，有杂剧而无传奇，故“汇考”里，收《中原音韵》，收涵虚子《正音谱》，而完全忘记了关于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词谱既收《诗余图谱》，则至少曲谱也应收入。北曲谱是摆在手头的，在《正音谱》里就有，却硬生生的把这一部分割裂开去了。南曲谱也不是难找的东西，也就摆在手头，在《啸余谱》里就有。编者既大钞《啸余谱》，为何不多钞些呢？这不能不说是“体例不纯”了。

索性对于南曲一字不提也倒罢了。在“杂录”里却又采用王世贞《艺苑卮言》，陈继儒《太平清话》，中多论南曲语。但读者如要对于南曲有一种“概念”，却是找遍那末“笨大”的一部《图书集成》都找不到。我们不愿以今日专门家之搜集的结果去和《集成》之内容比较，但至少编者对于不大冷僻的眼前手头的书，应该好好的利用。为什么竟这样的“取舍”无方，随意钞剪呢？南曲在编者那时代正是盛极一时，编者绝对的不应该忽略了它，也没有独缺漏了它的理由。如果这部《集成》在《正音谱》时代，在《永乐大典》时代编成，乃至在正德、嘉靖时代编成，倒还可以原谅。但《集成》的编纂，乃在康熙、雍正时代，这实在是难以使人明了其取舍的动机的。且在《永乐大典》里，也已收入“戏文”三十三种之多；《大典》的编者是将“戏文”和“杂剧”同等看待的。为什么《图书集成》的编者能独独无视南曲的“存在”呢？是无心的疏忽？是有意的排斥？还是缘于编者的无知与手头上材料的不够？三者必居其一。

“总论”一部，过于贫乏，曲的一部分所录尤少。在编者的时代，论曲的书不会是很难得的。王伯良的《曲律》，沈君征的《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在那时候都不会是难得的书。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一类的书（这书也是和《欣赏曲藻》一类的书相同，从沈氏著作里辑集出来的），也不是不易得。为什么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竟这样的听任其“零落不堪”呢？

“艺文”一部，几全是关于“词”的，且也都是不加选择，随手钞辑的。所以许多重要的序文及论文等等都遗漏了，而不重要的“诗”“词”却钞了许多篇。关于南北曲的，可以说是一篇“艺文”也没有。在元明人的著作里，我们绝对不相信不会找不出若干篇关于“曲”的“艺文”来的。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现在是搜罗得很不少的。将来有机会总要设法刊出，这里且不罗列那些篇目了。

在这短短的十四卷“词曲部”里，已有了那末多的错误，遗漏，妄为割裂，以及不正确处。如果研究词曲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南针”，作为研究的开始，一定会被引入歧途的。如果做“通史”一类著作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抄袭的根据，那末也一定会沿袭其错误下去，永无得见词曲的全般面目的一天。

总之，非专门的人读这部书仿佛觉得是“无所不有”，其实却处处是陷阱，如果误信了它，引用了它，便会被引入歧途和错误上去的；专门的人读之，却是“一无所有”“触处皆非”的，根本上用不到它。

这一类“万宝全书”，今日是用不到的。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是“官”书，是“急就章”，是非专门的人，用钞胥，用剪刀钞贴而成的“万宝全书”。我们应该去找第一道来源。像这种钞辑而成

的东西最容易贻误我们，误“引”了它，便常常要闹出笑话来的。

我希望有人肯费一二年的工夫，把这部庞大笨重的《图书集成》的“引用书目”编出来；这末一来，我们可以相信，必能拆穿了
这个“纸老虎”的。

跋嘉靖本篆文阳春白雪

近在杭州石渠阁得残本《篆文阳春白雪》二册，为明嘉靖间宗室高唐王所刊，诧为罕见。按明刊词集最少。《阳春白雪》在朱彝尊编《词综》时已不可得。以篆文写之“诗余”，尤为绝无仅有。虽残本，亦足珍也。

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九）云：“高唐王讳某，号岱翁，工篆隶，癖嗜古书，写录多秘本。鼎革后，散落市肆。纸墨精好，装璜工致。康熙乙巳，予归自扬州。一日至青州，与杞园观书市中，得刘贡父《春秋权衡》、《意林》二书，亦高唐府中物。杞园云：曾见岱翁篆书《入药镜》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

《阳春白雪》题“皇明宗室高唐王岱翁集篆”，和《居易录》所言可互证。《明史》无王传，故士禛未知其名。考《明史·诸王世表》五（卷一百四），有高唐王，名厚燭，为懿王祐樾庶八子。嘉靖二十二年封，二十六年薨，无子，除。谥悼僖王。当即其人。

此本于篆文后，复附以今体文字，盖惧世人不尽识篆文也。斯亦明人积习。同时李开先刊《宝剑记》，其序跋皆为草书，亦后附以正体之复文。又尝得明末刊《李卓吾草书千家诗》，每字并皆旁注正体复文。明人著作之骛奇，均此类也。

此本篆文一卷，凡“六十八号”（即六十八页），每半页七行，行九字。今体文一卷，凡十六页，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字。中缝有“时习轩”三字，书名别作“篆诗余”。

所可异者，此本虽题《阳春白雪》，却与宋赵闻礼本《阳春白

雪》大殊。赵本今有清吟阁刊本及秦敦复刊《词学丛书》本，其卷一却和篆文本完全不同。

赵本《阳春白雪》卷一所录者，自周美成《解语花》以下，凡七十二阙。此本则以周美成《瑞龙吟》一阙压卷，其后为：

蓦溪山	黄山谷	浣溪沙	欧阳永叔
花心动	阮逸女	浣溪沙	
鱼游春水		浣溪沙	
望海潮	秦少游	踏莎行	黄鲁直
满庭芳		踏莎行	秦少游
玉楼春	宋子京	如梦令二	
饰缠道		忆王孙	
玉漏迟		柳梢青	
渡江云	周美成	金明池	
海棠春		谒金门	
西江月	苏东坡	忆秦娥	康伯可
渔家傲	王介甫	玲珑四犯	周美成
玉楼春	晏同叔	燕台春	张子野
千秋岁	秦少游	贺新郎	李 玉
兰陵王	张仲景	祝英台近	辛幼安
帝台春	李景元	念奴娇	李易安
倦寻芳	王元泽	风入松	康伯可
眼儿媚		金人捧露盘	曾纯甫
青门引	张子野	石州慢	张仲宗
浪淘沙	李后主	蓦山溪	张东父
浪淘沙	欧阳永叔	水龙吟	陆务观
青玉案		蓦山溪	张东父